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4.002

毛泽东批判反思经验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熊辉

(暨南大学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批评和反思党内经验主义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角度批判经验主义,克服了经验主义在认识问题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角度批判了农民出身的红军中存在的均平思想、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非组织观点与极端民主化等农民文化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主要动力;毛泽东从思想基础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社会根源、表现形式及其危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关键词:毛泽东;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4-0008-08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评和反思经验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的实践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并将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而结出的硕果。所谓经验主义,就是轻视理论,重视实践经验,过分夸大感性经验,把自身狭隘的和局部的感性经验当成到处可以照搬的教条。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实际的过程中,存在着排斥理论、局限自身经验的狭隘的经验主义问题。毛泽东科学把握经验与理论的连接与转换,从认识论和矛盾论的角度批判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角度批判农民文化传统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从思想基础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丰富经验的历史统一,产生了具有中国经验和实践特色的毛泽东思想。

一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角度批判经验主义,克服了经验主义在认识问题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的实践观纳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全面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两者的辩证统一性,有力克服了经验主义在认识问题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创立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科学认识论。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经验结合的过程中,出现过割裂认识和实践统一性、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偏差,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实践、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视角,批判了经验主义错误在哲学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共性和个性相割裂的问题,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第一,毛泽东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角度,揭批了经验主义否认理性认识的严重错误,阐述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奠定了马克思

收稿日期:2021-01-24

基金项目: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成果(JDNJL202006);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立项课题(2021GZYB26);暨南大学第二十三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G2021028)

作者简介:熊辉(1971—),男,湖南常德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基础。民主革命时期,经验主义者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割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否认认识与实践的双向转化和良性互动及其各自的优势与双方的合力,忽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巨大作用,“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①。经验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成为没有目的和方向的盲动,其实践的失败是必然的。1937年7月,毛泽东“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②而作的《实践论》,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角度批判了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深刻分析了经验主义的特征、发生原因和解决路径。首先,毛泽东着重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割裂角度批判了经验主义的“经验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③从认识论角度看,经验主义否认了认识过程第二阶段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即否认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④经验主义者从强调自我感觉经验重要性出发,极力否定和贬抑理性思维,其逻辑思维必然走向唯经验论和不可知论。毛泽东深刻指出:经验主义之所以犯错误主要“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⑤。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例,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角度揭批了党内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存在着的经验主义倾向,这些经验主义者割裂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否认或轻视理论

指导的重大作用,把自身局部的感性经验视为可以到处套用的法宝,但感性的经验往往具有不可靠性、暂时性和个别性,它的有效性如何,离不开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对象。虽然经验主义也可以提供感性的经验例证,但它却不能有效地将这些感性的经验例证通过能动的思考、推理、结合等抽象为具有普遍的价值和规律。因此,毛泽东指出:“他们(经验主义者——笔者注)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⑥因此,毛泽东断言:经验主义者“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⑦。其次,毛泽东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产生经验主义错误的内在原因。经验主义者重视直观反映事物的感性经验,而忽视认识事物发展过程的辩证法,不重视把感性经验及时上升为理性认识,只看到感觉经验的直接性,看不到经验的局限性、有限性,看不到理性认识对事物把握的深刻性、全面性和系统性。这种重视直接经验而不能超越直接经验本身的局限,必然会产生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不仅仅因为从主观经验出发,而且是从被经验主义者歪曲和片面化的主观意识出发,满足于自身的感性经验并始终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或将感性的经历同客观实际进行简单直接地对照而实现表面结合,从而根据感性经验直接寻找解决问题的现成方案,“看到一个个事物,忘记它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⑧,最终将跌入一叶障目的困境。因此,经验主义以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去追求绝对知识,虽然将感觉作为认识知识的起源是正确的,但感觉不可能解决认识论的所有问题。当经验主义者把自身获得的局部经验视作检验任何知识的标准时,一切知识在经验面前都丧失了经验本身的合理规定性,经验主义者只能以狭隘的感觉解释感觉而进行循环论证,这样,经验难以上升为理性认识而形成规律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注释。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注释。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性的认识。因此,毛泽东认为,哲学上的“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这种“经验论”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①,因为“经验论”在思想方法上从主观认识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最后,毛泽东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消除经验主义的科学路径。众所周知,任何客观事物都有其内部规律并且互相联系,只有把握了这一本质特性,认识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和更具客观性。因此,建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是批判和克服经验主义的重要方法。消除经验主义问题的关键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如何结合:是形而上学的表面和肤浅地结合,还是辩证和深入的内在结合。具有中国气派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是在经验与理论相互支撑的基础上曲折向前推进的,其推进路径遵循的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毛泽东认为,辩证和深入的内在结合就必须“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②。毛泽东认为,要实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就要坚持“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③,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当经过实践与认识、再实践与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辩证运动过程。只有永远贯彻实事求是,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坚持认识与实践辩证统一,才能做到与经验主义的决裂。“任何科学理论,只有本土化才能真正为我所用,才能焕发勃勃生机。”^④革命实践经验如果能和理论完成有效对接,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克服经验固有的表面性、零碎性、狭隘性、特殊性,使经验上升为具有深刻性、系统性、全面性、普遍性的理性认识,实现经验形态转换为理论形态的质的飞跃。

第二,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对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本质进行分析,揭批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特征,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1937年8月,毛泽东写出《矛盾论》,虽然写作矛盾论的目的是为了批评教条主义,但由于“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都是一致的”^⑤,因此,该文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批评了经验主义,“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⑥。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指出,经验主义割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只抓住矛盾特殊性而遗忘了矛盾普遍性,这就是从辩证法角度揭露经验主义的哲学根源。首先,毛泽东批评了经验主义的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的表现形式,即经验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⑦经验主义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一种主观性。所谓经验主义的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⑧,表现在“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⑨。经验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在于“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⑩,在于缺乏对相互联系的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性的认识,经验主义者“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相互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⑪。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说明片面的经验导致失败,打祝家庄前两次因情况了解片面导致失败,而第三次由于全面了解情况打了胜仗。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④徐光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1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314页。

引起大家充分注意防止片面性,他引用列宁的话进一步作了强调:“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①所谓经验主义的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②。并且他认为,这种在实际工作存在的表面性,“没有不出乱子的”^③。正是经验主义者认识事物的表面性,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④。由于经验主义者阉割事物的普遍联系,缺乏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准确把握和正确认识,这必然存在着碎片化肢解中国革命整体规律的危险。其次,毛泽东运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阐述了克服经验主义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的科学方法。经验主义者从被僵化和歪曲的主观认识出发,满足于主观与客观的表面结合,而对具体问题不作具体分析,不消除其中的错误根源,就不可能扭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那么犯经验主义错误是必然的。如何克服经验主义的主观性呢?毛泽东认为,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⑤。感性经验反映的是个性的东西,经验主义把个性当作共性,把个别经验当作一般真理。这其中根本的错误在于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于不能研究新出现的具体事物和从新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把认识停留在以前的感性经验上并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已有的局限性和个别性的感性经验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能指导新的具体情况,否则就会害人害己。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⑥正确总是与错误相伴而生,真理总是与谬误相斗争而存在,这是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规律。

二 从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角度批判存在农民文化传统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文化传统意识相结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动力

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批评了存在中国农民文化传统中的“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种“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在中国称为“玄学”,这种唯心主义宇宙观“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⑧。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农民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众多奇特现象,无法用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解释,因而只有靠直观的和主观的经验来说明,由此导致中国农民的文化思想意识中存在着如均平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等,农民的这些思想意识都是从小生产者私利出发,建立在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农耕文化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直观的经验而非科学根据基础上的,因而这些思想意识实质上是农民“形而上学”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外在表现。这种狭隘的经验主义是农民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察世界而产生的主观主义。中国农民这种经验主义观念同无产阶级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些相抵触甚至难以相融的地方,两者结合需要一个思想的自觉创造过程。毛泽东从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相同因素和共同认知出发,遵循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基本内核,批评了农民文化传统意识中与中国革命要求不相匹配不相适宜的狭隘经验主义,吸收其合理因素,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农民文化传统实现了有效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主要力量。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对农民经验主义中的均平思想进行了分析,在批判农民要求绝对平均的错误观念基础上肯定了追求公平的合理诉求,在社会理想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的共鸣之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基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批评、改造农民文化传统意识中的经验主义,肯定和吸纳了农民“均平”意识中追求公平的理想,批评了农民“均平”意识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指出这种倾向是一种“机械唯物论”,只有破除农民“均平”意识中的“机械唯物论”,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才能将中国农民“均平”意识中的合理成份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主张和理想。首先,毛泽东批评和否定了农民的经验主义中反映农民追求绝对平均的文化意识中“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红四军中农民传统文化中的绝对平均思想的负面作用,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严肃批评了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①,如“发给伤病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②。毛泽东剖析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根源,“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③。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产物,是千百年来农民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和宇宙观,也是农民文化传统中“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毛泽东强调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④。中国

农民长期深受传统农耕文化影响,农业生产靠的是祖上传承的农业生产经验的支配,在现实利益取舍和利弊判断上也多基于传统的经验。农民这种绝对平均的经验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难以做到绝对的平均^⑤,农民存在的经验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其次,毛泽东肯定和吸收了农民的经验主义中反映农民追求公平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应当注重吸收农民追求公平的合理文化意识,虽然农民的经验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不能完全解释宇宙”^⑥,但“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⑦,对农民文化传统中的平等、公平思想,紧密联系着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和愿望,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吸收农民宇宙观中的合理要求并努力实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吸引农民走上革命道路,并通过在党内和革命军队中实行平均的共产主义生活,来保持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因此,毛泽东要求“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⑧。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考察寻乌的土地分配,就满足了农民文化传统中对均田地的合理诉求:“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⑨在这里,农民要求的平均分配土地的“平田主义”契合了农民文化传统,因而最能够得到多数农民的拥护和接受。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批评和破除了农民出身的红军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9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6页。

非组织观点与极端民主化等农民文化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使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无产阶级思想成为农民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红军中的干部战士和党员大部分出身农民,“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明确提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②毛泽东所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实质就是指农民文化传统中的小生产者宇宙观即经验主义。首先,批评了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毛泽东认为,经验主义是一种主观主义。在红军和党内主观主义普遍存在,在领导工作中主观主义不是导致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笔者注)就是会导致盲动主义(经验主义——笔者注),而对党内主观主义的批评也容易引发无原则纠纷,破坏党内团结^③。毛泽东重点批评了与主观主义相联系的个人主义,其表现为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等,这些思想实质也是农民文化传统的宇宙观的表现,特别是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④。经验主义的特征就是狭隘性,红军中的农民将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带到红军队伍,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必须根除。其次,批评了极端民主化与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实际上是农民狭隘心理和把感性经验当作普遍真理的外在体现,“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⑤。此外,毛泽东还批评了红军中的“非组织观点”,主要表现在“少数不服从多数”和“非组织的批评”^⑥,这些错误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和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⑦。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主

要指的是农民,这些错误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实质上是农民文化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外在表现。由于中国农民在经济地位上是土地小私有者,在革命意志方面处于忽“左”忽右的动摇,因而容易在思想方法上表现出狭隘性、片面性,再加上较小的农业生产规模限制了眼界,往往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极易犯经验主义宇宙观的错误。有鉴于此,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把握农民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启迪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消除农民文化中经验主义的宇宙观。

三 毛泽东从经验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思想方法角度,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表现形式及其危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⑧,再加上工人党员“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⑨,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党员在党内占有较大比例,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人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由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笔者注)、宗派主义”^⑩。经验主义作为教条主义的合著者、附庸和助手,违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使中国革命多次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才从思想根源和思想方法上纠正和清除了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错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第一,毛泽东揭批小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在思想基础上同教条主义一样都是主观主义的极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页。

端。毛泽东把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进行比较,揭示了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思想基础的同一性,揭批了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①教条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经验主义。在党的历史上,中国革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也是同经验主义作斗争并逐渐战胜经验主义的过程,“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②。因此,毛泽东批评和反思教条主义“唯理论”,也批评了经验主义的片面性、局限性错误,推动中国革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进程。毛泽东认为,由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③,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不仅严重损害中国革命事业,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障碍。因此,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④在土地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依据苏俄革命经验,置中国与苏俄国情的差异于不顾,主观地推行“城市中心论”,教条主义者“污蔑他(毛泽东——笔者注)是‘狭隘经验主义者’”^⑤,污蔑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批评毛泽东在山沟里提出的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是经验主义。对此,毛泽东予以深度回应和批判:“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

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⑥如果不把经过检验的经验认识形成理性认识,不在革命实践中充分重视理论认识的指导作用,而是拘泥于个体自身在实际工作中带有片面性的感性经验,并把这种经验当作普遍的真理加以套用,那么这种态度必然导致经验主义。

第二,毛泽东从思想方法上揭示小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社会根源,指出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思想方法上清算经验主义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经验主义在指导实践工作时,就会把局部的甚至是狭隘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的真理,出现以现象代替本质、以偏概全的错误,从而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根源都是相同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思想方法上分析了经验主义的社会根源,清算了经验主义错误。一方面,经验主义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主观性和片面性,满足于感性经验,不善于将具体的感性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理论,因而难以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洞察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甚至迷失革命方向,陷入主观盲动。经验主义“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⑦。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党员在党内占有较大比例,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犯“左”倾教条主义,“‘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⑧,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则被经验主义所俘虏。“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8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4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页。

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①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绝对化个人经验,只承认和相信亲自体验过的经验,不相信和承认其他人的经验,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②经验主义者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③,因而看不到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很容易成为教条主义者的俘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④,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善于对实践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并上升到理论高度。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批评的是狭隘和片面性的经验主义而非有益的经验,相反,毛泽东十分重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实现“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⑤必然的发展路径,认为从事实际工作而具备丰富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⑥。在毛泽东看来,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才能实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因此,一方面,总结经验不等于经验主义,另一方面,要避免经验主义错误就要及时将感性经验真正升华到理性认识,掌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而绝不能把感性的经验误作普遍真理。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Empiricism by Mao Zedong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XIONG Hui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hesivenes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Amid the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the empiricism trend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ao Zedong Thought was finally developed by the CPC Party memb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 First, according to Marxist epistemology and contradiction theory, Mao criticized empiricism. By overcoming its biased and one-sided view of problems, he pointed out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ic logic that supported the localization of experience gained by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ir revolutionary fights. Second, based on Marxist cosmology, he drew a criticism on the empiricism problem existing among peasant-background Red Army soldiers, who held ideas like equalitarianism, individualism, subjectivism, ignorance of discipline, and extreme democratization, finding the main purpose of sinicizing China's experience on revolutionaries.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and thinking methods, he revealed the absolute social reasons, manifestation, and harms of the empiricism believed by petty bourgeoisie, and put forward a practical thinking route, which suggested that China's experience on revolutionaries should take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referring to Marxism.

Key words: Mao Zedong; empiricism;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21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0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8-989页。